

通鑑史料別裁

第四册

資治通鑑補 一—三〇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光緒丙子夏月

資治通鑑補

思補樓校印

明神廟時嘉定嚴永思先生以溫公通鑑意在資治詳于朝章國典而略于高逸節俠乃與及門談君允厚編繙十七史及列朝別史裨說之可徵信者是正其義例而統補其闕遺復于每人之未綜為小傳蓋于編年之中寓紀傳之體創柱下未有之例開儒史最摺之奇竭三十年之精力乃克告蒞事誠學海之鉅筏冊府之寶符也明史列入藝文志 國初華亭董進士含三圖識略云會為之序近時武林錢庶子林文獻徵存錄於先生及談君二傳備詳作書之旨而乾隆四庫書遺之則此書未經付梓見者蓋鮮故道光中陶文毅督兩江有借抄本亦未鐫布咸豐初元江夏童君和豫始以聚珍板擺印百餘部不云所自得之或即文毅所寫歟而為舛滿幅不可卒覽同治癸酉王夔石中丞知尋有叢書之舉

資治通鑑補

思補樓

遠貽童書屬重為校刷俾成善本翁叔平侍郎尤寶愛是書力繼與之乃命兒子直懷詳加勘訂知嚴補雖備博而璣瑕珠類時復不免借欲偏為釐正而迫于時不暇以為尙有待後之人如吳絳者糾繆焉又據先生自序尙有宋元續編補四百四十二年之事苟能訪得其書合輯以成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鉅牘則海內之士更必有爭先快靚而為執林之盛事者已爰略述其緣起如此其具于錢辛楣傳及黃許序先生談君自序與例言者既已大備不復贅其詞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秋毗陵後學盛康謹識

嚴先生傳

嘉定錢大昕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競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詞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接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或文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者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二一曰附錄

資治通鑑補

傳

附錄

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律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為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清濁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為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為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廢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宋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報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此又取紫陽

細目之義以漸釋木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為迂

惟黃清耀歎以為絕倫而談允厚為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先生為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其書者不如我之也予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為之序且擷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潛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去其軍士昂意斬憲而略封昂意為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昂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為無尾禿髮髡脫為乞伏熾磐所滅廢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為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瑣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瑣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甯戎校尉張暕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眾三萬軍於洪池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

資治通鑑補

傳

附錄

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璠通鑑先書張璠後書
常據而又譌常為掌名與姓俱岐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
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
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
後又書贊與字相岐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惠弟建武將
軍幼雅討母弟仁於平郭軍敗幼雅為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
則之慕容幼慕容雅皆東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首元
興二年魏遣使書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
構至張構是台二人為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
史尹冲死之而通鑑謂冲與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為考異以中
之謂崔模仕魏為武陵王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為抗節
資治通鑑補 傳 三 四

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諱守
國為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
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馬丸
軌字文孝伯曰言軌將鬻事胡誤以事由馬丸軌為句字文孝伯
屬下請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
皆實事求是不何妄下雌黃其所釋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
儒字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
雖附綱目以傳轉為木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
見此書耳
資治通鑑補 傳 四

吳郡嚴先生通鑑補序

嘉定黃清輝撰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耶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余嘗妄論之天地崩風雲水石禽蟲華薦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憎愛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指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為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何必不然者今夫酷史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

資治通鑑補

黃序

目錄

多所平反復雜於數世之後作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恨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承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為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入有假詭僞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晉廷尉明班之書而為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傳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不錄皆別白而去取之勞存較落開具籍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為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加之然生長四朝為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子而行陽陽

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又耶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者也余少懷述作之志幸於時學不暇以為年近四十始登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否否徵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作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之通鑑神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告於世而亦因以自勸焉先生讀之其為我听然一笑乎

資治通鑑補

黃序

二

目錄

資治通鑑補序

余讀嚴先生通鑑補歎其深得春秋教外別傳其功不在吳陽綱目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至王天一筆一削行天子之手所以奉天道繼王迹也公而不私簡而不繁當時左氏從而編年前漢司馬遷册為紀傳皆襲春秋而分其支派也温公尚憂其散而無統合編年紀傳疑為資治通鑑一時奉為金科玉律而際以春秋人義子無所失兼多所遺其關於世道人心匪細宋子憂之為作綱目仍託始於三晉之亂封以警無將而遏亂前更嚴於統之正謂詳於事之順逆而孔子詳亂賊之旨粲然大明於天下萬世嚴先生生於五百年後皇奎斗度實輝真儒慨然以補正自任願歷代史家提綱挈領無如通鑑一書乃積三十餘年風雨晦明竭五目心思忘機渴寒暑廣求四部七錄之繁浩苟參二氏百家之異同上下於一千三百八十年之見聞摩對於一十七史之記載以按正此書時於冷峻自知甘苦自嘗者此也其為益有二一曰尚論一曰反觀此讀史法也具救失有二補遺有五此正史功也再讀史之法所以全始而全終立正史之功所以可大而可久說者曰資治通鑑公身為宰相當代名公鉅卿二劉二范輩其剛定此書豈有失以待正有缺以待補先生身為儒生作以及門談子既孤而寡問一旦起而斥古人之失補古人之缺不亦多事乎余曰不然先生之所謂失者天下後世其以為失者也先生之所謂遺者天下後世其以為遺者也余少時嘗作通鑑三大失論一為依陳壽三國史帝魏寇蜀則失之亂一為晉魏禪代不直書

資治通鑑補序

許序

許序

資治通鑑補序

許序

許序

司馬父子篡獄自以晉裔而為尊親諱則生之誣一為南北朝元魏與劉宋並稱帝則失之僭當年先輩駭為狂言及讀先生書而確然有以自是如凡例首以辨正統存殘統為大綱此天下萬世之所不異也說者又以通鑑以資治名凡瑣事逸人無關於治者可不書也余以尚書為經中史隱經為史中經經史相為源流易奇而法詩正而配易之幽人歸妹董牛積豕載鬼張弧等語皆為奇詩之白駒赤鳥高下幽草婣子美人諸篇皆為葩孔子易學詩悉不書過及作春秋書鶴飛隕豕立人啼石言於首神降於莘至若氓輕桃李之細無不備書則凡人物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不論顯顯內外鉅細奇正無不許者於經而況史乎則知先生之救二失而補五遺談子之佐先生而闢七病誠為春秋之嫡系

綱目之傳亦溫公之功臣也或縣之國門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他年必有出壁中之經起沍陰之鼎敲記里之鼓發豐城之匣首嚴子自問何及父書之理沒而不章乎然亦有慮焉卷帙繁先錄綱目者有幾如高門通甲太平御覽諸書至今尚屬抄本嚴藏其詔刊者有幾如高門通甲太平御覽諸書至今尚屬抄本嚴子蕭蕭布衣抱荆山之玉於冷風清野之中誰過而問之一旦機帶流散其是飄零不化而為風蠟靈燭者幾希矣甯不為草間埋頂之音哉竊聞汲冢周書竹書紀年及井中心史杜元凱序例不過盈寸數卷雖疑信相半至今存之備嚴子何足為一書而以先人正失補闕之文注於編年記事之首如揚鐵崖之史義拾遺更為簡省十比於資治二史下亦不失為公羊穀梁二傳也以俟有

識者商之

康熙歲次癸亥春王正月同里後學許白俊潛亞氏識

資治通鑑補

許序

資治通鑑補自序

檮梟時便喜讀史家言而牽於制舉之業未暇朝夕從事也迨
 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於司馬公通鑑全書怒而讀之躍然寓矣
 憂而讀之欣然樂矣躁而讀之悠然恬矣甯或有終日不食之時
 未有終食不讀之時也或問曰子何所為而好之若是余曰僕亦
 何所為哉世有好酒色者愈溺愈深浸淫成疾而不知悔也余之
 於史也亦若是則已矣然則能記誦乎曰余資鈍不能記誦然亦
 不求記誦也不能記誦又不求記誦則雖好之亦何益曰惡是何
 言也子不見夫人之於飲食乎朝啜三臠晝而飢矣晝餐兩臠而
 而饑矣夫豈以其飽之旋飢也而遂謂飲食之無益於人乎讀書
 者亦顧其領會何如耳安在記之誦之以腹為笥而後稱益哉然
 則其益也亦可得而言乎曰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譬如食蜜甘芳
 自喻吾亦何能語子雖然略可得而舉似者大約有二一曰尚論
 尚論者取古人言行謀為豫斷其成敗此以古事證之古人其味
 猶可言也二曰反觀反觀者取古人善惡是非自勘吾得失此以
 古事收之吾心其味則難言矣易傳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吾尚論之訣也魯論不云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此吾反
 觀之訣也執此二訣以上下千古其人雖遠吾如登其堂焉吾如
 見其面焉吾如披其胸焉吾病愚則凡明者皆吾師也吾病怯則
 凡勇者皆吾師也吾病懶則凡敏者皆吾師也吾病癩吾病吝吾
 病不斲吾病器小而易盈則凡廣大者好施者果毅而淵深不測
 者皆吾師也不然而有人焉如吾愚如吾怯如吾懶如吾癩且吝

資治通鑑補

自序

明倫彙編

如吾不漸如吾器小而易盈者吾知其人也見吾焉一見而愧再見而悔三見而痛心切骨夜半長明則亦吾師也不然為火則照物而覽其妍金鑄為鏡則日黑而窮其醜故有時欣然擊擊有時渥然汗下有時頂門一鍼有時股後一灸莫萬古之良師勝友導吾以勞聚百代之金夫士人或苦以穢吾所以反覆纏綿暫欲舍之而不能也雖然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余於是苦始讀之但覺其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其中去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屢讀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人之非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謂與既又三讀之四讀之時覺其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始種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思補樓

備者固十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其具有前後不符彼此或舛如談序所載七病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託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入宮為降詔昭烈之於漢降屬疏遠不能得其世次耳然春陸其還高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洛之祀不惟此也周禮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強猶齊楚耳而昔以紀年朱溫篡唐帝浮於地敬瑄臣虜昭映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首晉運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彼善於此然商唐西蜀華姓基分未能兼賈難稱率土郭紫繼統其人華矣加惠甚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不宜君備榮豈得臣崇故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

稱前列國唐昭限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宇宙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朝歸之也今二編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此紫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肯行竊取之義也溫公於朝綱國政輯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略乃略者固略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也俾論宏議記之較備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多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也事多提其大綱而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而翦其枝葉乃枝葉太翦而體要亦多不暢是惡可以不補至觀其所載之人則顯榮者多而遺逸則鮮矣方正者多而傑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更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愚以為士之窮通而也季孟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三

思補樓

三卿之中而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是述而晦者豈必無可稱乎故咏空谷之駒令人起繫維之想歎山梁之雉令人興羅網之思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國有三遊民之蠹也然糶息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時得一援手便可白骨生肉彼施施者方且唾吾唾棄吾肥親人入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焦首爛額探沸湯而出燭雞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則錄之以風薄俗亦何不可風咏遊女雅傷棄婦夫遊與棄罪人猶不盡刪况或以幽閨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便誦其遺編者慈蘭生於齒牙聞其餘列者霜雪凜於毛骨不可以法乎二氏之教律之以孔孟之旨則楊墨之流也然自漢以迄六朝而其說大盛流弊至於今日不知者遂謂三教並行於世矣夫

氏豈得與孔孟並乎第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儒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但當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石之玉也哉乃知天地以其正氣生聖人以持世又以其闕氣生異人以佐世其清虛恬澹之風靡異卓絕之行亦足以振起流俗若謂遺情微不妨開錄之以存正氣之別派支流也溫公又以爲子不語怪故凡事涉神異悉刪而不錄曷以爲怪之理也必有神降於莘石言於晉未必有百回者之惘然況天下之至怪何必非天下之至常乎天際之國碧落有龍宮之奇黃垓有吻是天地之怪而常者也泰山之井夜半日日東海之樓宮裏曉樓是山海之怪而常者也石脾人本鬼而出水靈猶清有風靜而無風都是物理之怪而常者

資治通鑑補 百序 四 思韻樓

補通鑑之偶遺使有志之士人人得賻全史之大概於是一句一字搜括別取匿其宏錄而未盡錄者補葺成編以俟後學雖不能盡錄千古之人與千古之事然其人之不可不識與事之不可不知者略已收之幾盡矣而予何疑乎且編年之書始於左氏紀傳之體關白馬遷二者異異而同功此論古者所不可偏廢也自有紀傳而無編年則人自爲局家自爲方一世之事幾於散碎而無紀自邱明傳春秋以年月爲經人事爲緯而後一世人成一統有編年而無紀傳則行或雜見言或雜鳴一人之事亦幾於散碎而無紀自子長作史記帝自爲紀臣自爲傳而後一人自成一家今通鑑之編年既已踵左氏而大暢其風矣余又撮取古人之遺芳流芳足以爲人之生勸者或於其進身之始或於其謝事之年或於其得幸之日略敘其生平以俟子長之例使一書之中編年立傳若兩備其體焉然采取不可太繁錄輯不可太雜故於十七史之中不欲使之多遺於十七史之外不欲使之多贅也然非敢好翻古人之局以爲名高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蓋余之初心不過標寫所未備於刻本之書使子孫得見通鑑之外尚有遺或逸事如許耳迨補至西漢之末大觀晉十朝之閱見其中奇節卓行之士不可勝數言與事皆詳其姓名亦不遺其著若守而固本無是入者然不亦悲乎今人爲人文室而於古之學廢所恃爲後學津梁者溫公此書耳乃猶多所闕略遂使無數賢豪君子皆寢臥於十七史中但飽蠹魚之腹而不得一開生面是古人之不幸也余今幸而得見之乃復私藏爲一家之秘是古人之

資治通鑑補 百序 五 思韻樓

罪人也且余既明見此書之尙有未備而不爲拾遺補闕是又溫公之罪人也遂重立凡例細分科條詳爲簡勘繕寫成帙發端於萬歷之乙卯小成於崇禎之庚午又窮十年之心力以改輯之二十餘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寢自一覺而後精神無他用也夏以油紙藉臂而書汗自頂至踵不暇扇也冬則硯凍未融必火烘日曠而書之不敢輟也余豈好勞而爲此哉既有大不得已者驅而迫之於內且欲求爲溫公之忠臣耳尸子不云乎屠人割肉則知牛少長弓人勢筋則知牛少長雕人裁骨則知牛少長若以此問聖人聖人豈能知之夫聖人之不知固不以是貶聖然豈可謂屠人弓人雕人之知不足以補聖人所未知哉今若使余與溫公比德絮功與劉范諸君子程能較藝余何敢望其後塵至若因其成書而拾其偶闕補成大觀使病十七史之浩瀚者樂通鑑之簡嚴而病通鑑之闕略者又樂余之補正雖溫公復起或不遂遊之門牆之外矣客以是罪余余曷敢辭乃余所懼則有之昔溫公奉詔編集置局崇文院得自選官屬一時英俊如劉放劉恕范祖禹趙君錫輩皆博學洽聞識該古今之士也而盡爲之佐乃溫公進通鑑表猶云臣骸骨癯瘁目昏視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況下屬劣無助惟一談子允厚佐余參較他書考訂同異然以二人之手目綜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業曠甲申宋元續編亦復告竣又益以四百八十二年其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譜牒不亦難乎今談子久困於病獨幼子恆分典校閱而訂正之功尙有待於明達飽學之君子前程如海茫乎未有涯涘而余

資治通鑑補

自序

六

思補樓

髮已種種矣此余之所以撫編長歎也況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又憂在難守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一雖守也盜賊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雖守也上官有力者之借觀三者之中倘有一焉余三十年之苦心盡付之東流矣余既貧士繕寫成帙所費不貲蓋已羅雀掘鼠剝膚及膏矣鐫刻豈所敢謀凡有斯文之任者余不能無望焉

亭

崇禎十有七年歲在甲申九月朔古膠嚴衍承思文書於翠竹溪

資治通鑑補

自序

七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後序

甚矣古人之書未易增損也古人以絕人之才絕人之學絕人之識又集天下百才有學有識之士積年月而後成後之人不及古人萬一欲補輯而整頓之不亦難乎雖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尺未必無所短寸未必無所長倘藉先賢九仞之基奏後學一贊之效使偶遺者獲全偶錯者獲正未必非作者之功臣也嘗上下作述之林而一為論列纂輯之事與著作不同編年之書與紀傳有異著作者出一人獨得之見以自成一言之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筆削難施紀傳者止勒一帝之事止撰一臣之行前後大略合符彼此不相矛盾編年者禱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羣倫之德於一日之內條貫既難

資治通鑑補

補序

一

思補錄

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開舉其病大槩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取於繁稱纂言必鉤其元誠宜翦其蕪蔓然而事或太刪則委曲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或太節則氣脈不舒甚而上下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蔓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復重書後先莫據去取奚從厥病曰複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干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奏贖置之昔年甲括之後癸列壬前厥病曰紊有功而賜姓乃漢唐之弊習避諱而更名誠臣子之至情然未賜已賜妻劉心須畫一己更未更匡光例當定稱開有張李互

見甲之送書使讀者南北紛岐東西眩昏厥病曰穩指鹿而謂為

馬三尺童子莫之信也見影而疑為蜃號稱博雅不免焉魯魚亥豕其為稽古家之累豈淺鮮哉自非讎校精工將有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謬者厥病曰誤訂偽固貴闕疑徵文亦由信古孔刪書而不刪浮靡之事孟好譽而不贊謙蓋之言是於情理之變猶且存而不刊況乃聞見之常豈得削而不錄倘違其臆見斷以獨裁漫從而并殺之曰某事不足取某言不足信殆非夏五傳疑之意也厥病曰執伯夷不為盜柳下不為淫豈顧問哉乃或因習官之浪裁而不審其事之有無即墜執史氏之漫傳而不核其人之底裏使孝子忠臣含冤終古義夫貞婦蒙垢千秋厥病曰誣苛悅漢紀以後唐四庫書編年者四十一家今皆湮滅不傳豈復未免

資治通鑑補

跋序

二

五

乎七病故其書不足傳與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成有倫精粗不襍繼至氏而與者誰復與京哉然試將十七史細與相商則所云七病開亦有之此厥夫子之補正所以不容已也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考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築賦詔獄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家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曰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中所遺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

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一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五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李玄據郡而通鑑不載武建武三年栢帝四年遣馬成擊寇六年寇亡走其軍士昂意追斬寇封昂意為通蒲侯而通鑑于寇之稱王稱帝則書於馬成破寇昂意斬寇則不書是為無尾末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勳道至孝武前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行頓遣高后嫚書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以雪恥中部將軍市曰前百頓聞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一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向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所謂矣歟帝理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平別駕糜竺舉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問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相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西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若此者惡可以不補所謂復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時其太子虎賁既而以虎賁妹為后遂厚待虎賁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唐監后密與虎賁謀殺魏盤事露遂皆見殺而通鑑於義熙十年唐書殺虎賁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而通鑑一載之於七月又載之於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於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若此者惡可以不

資治通鑑

卷之

三

明倫彙編

刪所謂素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是為赧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於惠文王則惠文於是時亦不過十二三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歲耳豈便能養士借回早成則其父武靈王為李兌公子成兩死去此只四年平原君何以不能解救安用客為哉然則平原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綴於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復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傅何得先以資治通鑑補 談序 四 明倫彙編

資治通鑑補

談序

四

明倫彙編

之爲愈也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駿欲棄大城甯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孝武帝太元元年討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常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張璠常據常據皆爲三人今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於永和已從載記於太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於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常據夫張也常也常也姓則岐而爲三璠也據也名且析而爲二使謂者感焉毛穆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同馬相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距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

資治通鑑補

魏序

五

魏補

猛伉厲非長縉紳譏議者借使四夷莫能扼之不過汗高祖四寸之刃耳夫高祖輟洗於鄜生降氣於隨何非醜麟京鳳之暴主也且進入主之所敬以默爲感恬覺如世之結納智勇蓄養部曲以圖篡奪者那何爲棄而不錄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曰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獄外員第七請勿遣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厚之族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於早亦不嫌於盡而帝爲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日可要亦幸不取美實中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至光祿俱爲門都尉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祿罷乃入諫曰死國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自今逆寇備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祿節度河東身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方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處之禍也作傳者淺以請死事置之今兵東討下此辭臣之孽謀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細書已降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意皆刪抹是因乘筆者之微意及後賢者之大度當古史彰善之義哉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記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投檄而乞帝爲之傷悼不已厥請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沖與榮陽太守崔暹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仲呢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

資治通鑑補

魏序

六

魏補

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將帝鬚曰
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卽位問譯曰
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將鬚事
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將鬚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
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將鬚事爲句遂註曰孝伯
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
而蒙譖賢之謗何冤痛如之唐人皮日休自號鹿門子新唐書
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
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習兩
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
說楊墨踐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

資治通鑑補

前序

七

思補樓

爲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於僖宗廣明元
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木舊唐書本紀
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汗朝臣
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
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
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於古人中識孟子於
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況云皆
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卽尹師魯作皮子良墓志亦稱其會社
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至太常博士贈禮部尙書
使其仕賊又誰爲之贈耶夫顏淵竊飯曾參殺人猶疑之況忠
信未及顏曾者是以華歆在漢魏閒其淑懿懿行爲當時名公輩

所景仰范曄一置之不錄而獨信曹瞞傳奉后事使賢如子魚負
黨逆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頃者我師已痛爲歆辨而厚亦與
日休洗穢滌污無使任道之士蒙垢終古也若夫嚴正統以定千
秋之名分存殘統以留一日之君臣黜僞偽之紀年奪篡弒之帝
號則又此書大居正之義尤先生所慎重而詳言之者也然則是
書也可以謂之補亦可以謂之正先生何僅以補爲名先生曰先
賢之書增損皆罪補猶不得已而居其實正則惡乎敢而當其名
況此書之正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豈若補者十中之三四哉則亦
僅謂之補而已矣然先生之補此書也亦非率爾從事也自萬歷
之乙卯沈酣於其中至天啟之乙丑十年之探討凡四五周焉已
洞見其中之闕失丙寅春始發篋陳書而補之又苦一人之力有
限至崇禎之戊辰命原典參較之事已巳秋晉史告完繕寫成帙
先生手曰批閱遂以宋齊梁陳及北魏北齊北周七書併南北二
史屬厚爲主而先生爲佐自隋以後則先生復自爲政而厚仍爲
佐至戊寅七月五代史告竣凡十三易寒暑矣抑何成之難也先
生嘗爲厚言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
然而不能成是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
我所以不能無子也然先生與厚之爲此亦甚慎矣迴憶戊辰至
今每聯牒對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妥抽翻百帙片言無嫌考訂兼
旬至於得失已見是非無疑輒又遲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後下
筆先生與厚亦重有苦心矣然不將通鑑原本與十七史全書字
字對勘一過則先生與厚之苦心未易見也

資治通鑑補

前序

八

思補樓

崇禎十有一年歲在己卯孟夏門人談允厚百拜謹述

資治通鑑補

目錄序

九

目錄補

資治通鑑補凡例

一 嚴正統通鑑於周之亡即以秦紀年於唐之亡即以梁紀年皆未能混一四海而俱以正統歸之至於帝魏而黜漢尊呂武而黜少主中宗又如王莽之大書紀年皆未協於公論故俱依朱子通鑑綱目改正其詳見序若宋齊梁陳雖分南北而獨仍通鑑得稱正統蓋以南統北中華為主也

一 存殘統通鑑於易姓之際先於歲首豫書新主年號而舊主之殘年剩月一筆削去如魏之篡漢在獻帝之建安二十五年十月而於歲首即書魏黃初元年晉之篡魏在曹奂之咸熙二年十二月而於歲首即書晉泰始元年之類夫天命一日未改猶然一日之君臣何得崇新而棄舊今皆按其年月而改紀之

資治通鑑補 凡例
一 以昭實錄也

一 補僭主之名通鑑於晉之漢魏諸國皆書某國某主末有不稱名者自晉以前自宋以後則皆不爾但稱某國主而已使猝然展卷時雖知其為某國主而不知其為某國之某主也今依舊鑑例一槩補書其名不獨於正統之名號有別且使閱史者一展卷而即知其為某國之某主無俟追尋別卷也

一 補年號通鑑於改元之首及每卷之首則書年號以後但書數而已入於猝然展卷時竟不知為何年也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年號又於每葉陰面邊側細書某朝某帝某年以便簡閱也至於僭國年號必書於正統紀年之下而以分註別之

一 補甲子通鑑但書年數而不書甲子今於每年之上必補書之

一正謬誤詳見序

一理紊亂詳見序

一舉錯雜詳見序

一刪重複詳見序

一被拘執詳見序

一辯誣枉詳見序

一補政事之漏詳見序

一補詔敕之遺詳見序

一補文字之遺逸并刪削大甚者

一補名賢之卒通鑑之例凡書薨卒者大抵居通顯而卒於官者也散秩不書即非散秩而已去位者不書即閒有之亦不過于

資治通鑑補

凡例

二

思補樓

百中之一二至於微君處士藥未有書者今依朱子綱目書陶潛卒例凡其人之有善可紀有德可稱者無論位之尊卑人之出處皆補書之而以其素行之未入通鑑者節取而志於其下謂之小傳倣史記之例也

一補隱逸通鑑於嚴光周黨管甯王烈輩開亦采錄其言行然而未詳也其餘如嚴君平陶元亮輩高風峻節可以羽儀百世者晉漢以後多有其人而通鑑不及焉今取古今所傳誦者特

補之

一補賢媛通鑑自后妃而外如曹大家宋若憲輩皆以入宮教誨故載之其餘或因父與兄而見或因夫與子而見未有特筆載之者也今取其節孝貞烈有關於風化者亦特筆補之

一補藝術通鑑於倉公管輅郭璞李淳風輩雖因事記之未能詳也其餘醫如華佗歷如一行相如袁天綱書畫如張芝顧愷之等皆稱絕一代而俱置不錄今取其事關朝廷者補為正文而稍涉猥瑣者補為附錄

一補二氏通鑑如佛圖澄寇謙之等亦既因事而見矣除皆弗錄然二氏之教流傳已久即不足以垂訓亦何必不存其說也今亦取其事關朝廷者補之稍涉幻僻者為附錄

一補災異通鑑於日食星孛地震山崩川竭水旱蝗疫固已載之矣其餘物怪人妖振古所未聞未見者五行志甚多此孰非天之所以詔古人主也今采其尤異者補之

資治通鑑補

凡例

三

思補樓

或失之闕與刻者有之此固不得濫收若班馬卓論可垂千古及後代史臣亦時有高識宏詞確不可易者輒錄一二以資觀覽至通鑑所載他人史論及溫公自論俱列於正文之內似失體裁今必另起一行復低一字以別於正文

一補註釋胡笏之註該洽精詳會文切理無容議矣然開亦有辭簡而未盡其義者則為暢之偶有誤解而殊乖其旨者則為正之若此者上必用補註圖書以記之

一補附錄二氏之誕異五行之妖幻藝術之工巧人物之纖細雖其事可資傳述而編入正文恐類稗史者則如註釋作雙行細書上用附錄圖書以記之

一別補正溫公原文既大書矣而所補入或改正者亦作大書用